

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

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易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

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易傳

橫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

蒙是也○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之序也物稺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

義蓋同此易說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茍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

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也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

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者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有中字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

義教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尊行時一有中字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一有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並易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語解

○蒙以養正

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正蒙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衆賢而我无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於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

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_{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

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名之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

功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

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
之道惠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
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
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
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
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
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
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无害蓋正直皆

謂天之所命也易說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捨晝夜育德者取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是或一道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已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行育德之謂

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生利萬物者所謂達材歟易說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

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私系用心存

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説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桎梏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盖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禄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

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

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為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唯德唯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故初則發之利用刑人

乃所以為說桎梏之道也不能發之於初至於過而後擊之不亦晚乎謂以往者過也說者謂脫之則吝是一罹於刑終身不可弛也豈其然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

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易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

廣其施愽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
九二有剛中之徳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
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徳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
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隂故云婦堯
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
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
隂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
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〇子而克治

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茍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怨疾于頑包蒙也茍以是心至斯受

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蒙資之以為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偽而為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茍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

為强僣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易說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

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説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録

横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恱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

三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易說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沒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發蒙

則困陽實而陰虚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易說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

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彖之義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

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然後臣之由斯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比童

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

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

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

況於蒙乎故知其為上下順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

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至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五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

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為需豈曰小補之哉易說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

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易說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

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

何所不利

何所不利并傳楊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

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

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需於飲食而已易說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其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易訓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

有濡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易說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

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廹於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傷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寛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

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湏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敬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説

兼山郭氏曰九三坎爲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

于沙于泥逺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儌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揆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

也需之九三上六見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隂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隂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盖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也○四以隂柔居於險難之中不

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以聽則雖傷而不至於凶矣

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隂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於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於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

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易訓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

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

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易説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之外遠於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

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懐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

若鴻飛肎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爲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

大易粹言卷六

宋　方聞一　編

䷅坎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易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

不利涉大川也易傳並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惕之也吕刑曰簡孚

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易說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入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

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
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有孚
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
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
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
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
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

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不相與訟之所興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

訟乎大人能使無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及矣故不利涉大川自訟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逺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

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易說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

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未及夫化民之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易訓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

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

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辯直一直作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興訟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而二以

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上順而不為險故其辯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易說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

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已應理為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无辠被禍故曰邑人无眚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

險而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主也人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故不克訟然九二剛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終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遁也邑人三百户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三百户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

者以附己之衆為得之矣附己之衆上之所不容故置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户不為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户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盖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茍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

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沒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訊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

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㢲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㢲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為他累專

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禄也世之搆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内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媢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争心故雖危而終吉也

易説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爲之應柔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貞厲蓋先王詔禄以功餼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貞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則无成

矣易訛

白雲郭氏曰以隂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徳之禄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

逋竄宜矣易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

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及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安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强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

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易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

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為中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易說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强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衆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衆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

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況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易訛

大易粹言卷六

大易粹言卷七

宋　方聞一　編

坎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

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易傳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盖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

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為剛過不得稱大人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為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

丈人為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危事争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易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

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

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

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取勝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

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

易說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

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蓄也故君子體師之象以容民蓄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所以蓄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非容民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蓄衆乎故自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容民之常

也動則勝則相見敗則相救蓄衆之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師其有焉若夫黄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之為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為六出皆師之遺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易說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易傳)○師出以

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唯務勝而已楊遵道録

横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易訓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能以律也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師律也不如是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足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初六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矣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且律者法也亦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謂古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為法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

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盖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户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曽未補千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易說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葢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葢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

不信也它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无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

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盖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咸字懐萬邦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懐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易説

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為師之

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

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
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
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
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為貴也用
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
春秋无義戰聖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

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懐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懐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恥為孫吴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

與夫權譎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易說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葢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

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三陰一陽成為師卦

師臣道也故九五為比而九二為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無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郯戰之類是也易說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

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易說

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

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陰不足為師之主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畫地而守與夫乘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

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隂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内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内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易說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

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

者如晉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並易傳○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楊遵道録

横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獮取之除害而已先王

之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奉辭也奉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者也可以任重而帥師矣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輿尸之則稟命不一而无功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為興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之道以為後世法易訓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无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

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盖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易訓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

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盖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熊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微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故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人之深戒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為上者患不得其臣為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為勝為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故有為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為烏合之衆驅

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成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輿尸而取敗者有虛已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柬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攷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殆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所以四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嗚呼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唯五分土唯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